

第1章

「小姐？」如月的聲音，「都快卯正時候，該起來梳妝更衣，不然又要晚到了。」蘇勝雪睜開眼睛，嘆了一聲，這麼早起，真累。

時序入秋，天涼正好睡，可惜她身為孫媳，伯娘跟婆婆都拚著早起去祖母那裡盡孝，她這小輩哪有賴床的福氣。

幾個大丫頭花了快兩刻鐘的時間才把她準備妥當——雖然她有丈夫差不多也等於沒丈夫，但怎麼說也是名義上的姜二奶奶，打扮是一點都馬虎不得。

頭插青玉多寶簪，耳掛瑪瑙蓮花墜，鳳紋裙，彩香鞋，丫頭取來艾綠色的披風繫上，對著銅鏡一照，黛眉紅唇，儼然美人。

如月笑著說：「小姐真好看。」

「就是。」桐月跟著稱讚了幾句，忍不住又道：「可惜姑爺這麼迷信，若是見到小姐，肯定會喜歡的……」

「算了。」蘇勝雪倒不是很在意，「走吧，我可不想拚著這麼早起來，結果又是最晚到。」

跨過門檻，抬頭看看天色，她忍不住嘆息，都還星光滿天呢，睡在錦繡床上多舒服，但她在姜家的輩分，也就比大房那個金曾孫好一點，實在沒賴床的本錢。

大黎的皇帝重孝，上行下效，民間也是如此——姜家是商戶，經營著幾間老飯館，中間雖有出現過庸才，但好歹沒出現過蠢才，遵循著祖輩交代下來的持家規則，是故幾代以來過得都算不錯，院中有花園，出入有馬車，稱不上大富大貴，但日子也十分舒適。

姜家的持家規則很簡單，門戶只留嫡長一脈，其他不論嫡子庶子，三十歲之前必須分出去，身後牌位可回歸祠堂享香火，會這麼做主要是讓兒子們都上進點，別想著待在本家領月銀，本家不養閒人。

再者，則是更現實的層面，若不分家，家中人口只會越來越多，姜家不過就那麼幾間鋪子，哪來辦法像蔡家，陳家那樣養百口主子，所以老祖宗才定下這規矩，兒子們想到一定的年紀就得自立門戶，自然上進些，而本家人口得以控制，才能繼續綿延下去。

姜家百年以來都一直維持著這種方法，但到了這一代，卻有了意外。

姜老太爺有兩嫡子，長子姜起，次子姜岳，兄弟倆雖然沒有大智慧，但勝在有自知之明，行事謹慎，沒想到姜岳成親在即，卻在酒樓莫名其妙被殺了，後來才知道是剛巧他的外貌衣著跟另個人有點像，殺錯了。

問題來了，姜蘇兩家婚書已寫，有媒有聘，現在新郎卻沒了，蘇家女兒是嫁還是不嫁？

姜家自然是希望蘇家三姑娘上花轎，這樣姜岳就是有妻子的人，初一十五有人上香，感覺上沒那樣可憐。

等姜起的長子成年，大房的孫子出生後，再讓他兼祧二房，娶妻生子再來一遍，如此姜岳就有了孫子——算盤是打得很好，但蘇三娘不肯。

蘇家也是有下人僕婦服侍的，她身為嫡女何必捧著牌位成親，大黎朝也沒有逼著

閨女守望門寡的律法，蘇三娘不願意就是不願意，即使蘇家想跟姜家結這門親，也沒到犧牲個女兒換關係的地步。

後來蘇六娘說她肯，條件是姜家給她一千兩，蘇家把她生母阮姨娘休掉，連帶幼弟一起出戶。

姜家打聽了一番，這蘇六娘會音律，善刺繡，品行端正，除了年幼時生過大病，身子弱了些，其他倒是沒什麼問題，但姜家讓她過門又不是為了子嗣，身體不好又有什麼要緊，馬上就同意了，一千兩換個媳婦，划算。

蘇家也沒多為難，蘇老太太邁，蘇大老爺過世，家裡現在由蘇大太太當家，阮姨娘本就看著討厭，庶子更是跟她沒關係，於是尋得好日子，蘇家休了阮姨娘，阮姨娘從此成了阮大娘，蘇六娘安置好母親跟幼弟之後，披著嫁衣上花轎，成了姜二太太。

姜老太爺跟姜老太對這個媳婦是很滿意的，很乖巧，從不惹事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院子裡看書或者做女紅，家裡若是宴客，請了戲班子或者說書先生來講段子，也不曾見她出來透氣看熱鬧。

倒是有次姜老太不忍心，跟她說這次宴請的都是很親的親戚，出來看看熱鬧無妨，蘇六娘笑說，自己是寡婦，還是別出去惹人非議，大房的姑娘們都逐漸長大，再過個兩三年就得開始說親，女子名聲至為重要，她這叔娘幫不上就算了，至少不能添亂。

姜老太爺跟姜老太簡直太滿意這媳婦了，一千兩真值。

時間一年一年過去，姜老太爺走了，姜家守喪一年後，慢慢又恢復生活，大房長子姜少齊娶妻柳氏，大小姐姜寶珍出嫁，二小姐姜寶珠訂親。

柳氏運氣很好，一舉得男，姜老太看著金孫，一邊開心，一邊開始打算著二房的子嗣。

當初沒讓姜起一子兩祧，主要還是禮法問題——姜蘇兩家婚事定得早，是門當戶對的正經婚事，男方早逝，女方願嫁，對兩方來說都是佳話，表示男方有德，女方有貞。

這種情況下，若蘇六娘過門為二太太，姜家卻讓長子幫忙傳宗接代，那男方家裡會淪為笑柄，表示這戶人家沒有禮儀。

於是，姜老太只能等到孫子長大，婚書上寫明是兼祧親事，有理有據，才能讓宗族幫忙留後。

對姜起的妻子卓氏來說，兒子不過借給二房一陣子，有好無壞，但對柳氏這大奶奶而言，感覺就不是那麼回事了。

大房又不只姜少齊一個兒子，還有一個庶子姜少軒啊，在她的想法裡，直接把庶子過繼二房不是最快，這樣早逝的叔叔不只會有孫子，還有兒子。

她把想法跟婆婆卓氏提了，原以為會被稱讚，卻沒想到被劈頭蓋臉罵上一頓——姜岳雖然已經不在，但他那份錢產還是在的，而且已故的姜老太爺因為心疼兒子早逝，還添了不少，與其讓庶子過繼，讓庶子拿去，不如讓姜少齊一子兩祧，到時候繼承姜家大房祖產的是她的親孫，繼承二房錢產的也是她的親孫。

柳氏打什麼主意她當然知道，所以她才不喜歡娶書香門第的女兒，父親是秀才又怎麼了，哥哥是秀才又怎麼樣，柳氏滿腦子話本裡的一生一世一雙人，小肚雞腸，不懂得為少齊打算，若當初說的是黃家當舖的女兒，肯定不會來跟她說這種話。

「這事情是老太太定下來的，妳這麼有本事，妳去喜福院說！」

柳氏被罵了一頓，眼睛泛紅，「婆婆別生氣，是媳婦不會想，媳婦回去會好好反省。」

卓氏見她認錯，倒也心軟了，身為女人她明白，秦姨娘跟趙姨娘也沒少給她添亂，心胸寬大都是裝的，添堵才是真的。

看在她才過門一年多就生下兒子這點，卓氏還是安慰了幾句，「不過就是給二房留個後，他還是大房的大爺，妳也是大房的大奶奶，名分不會受影響。」

柳氏低聲道，「是。」

過了年，大黎朝又開始新一輪的春宴，家中有合適年紀的未婚男女會跟著長輩出門，藉著宴會，各家看花論茶之餘，順道看看各家姑娘，論論各家少爺。

姜老太今年特別興奮——少齊與柳氏的兒子已經會翻身，家裡可以準備給二房說上孫媳婦了。

因為蘇六娘的表現，於是姜老太很自然找上蘇家，問有沒有合適的姑娘。

蘇家這幾年人口添得厲害，合適的姑娘頗多，只是卻都不願意，嫡女直接拒絕，庶女不是裝病就說自己八字硬——即使是大紅花轎，正經的蘇二奶奶，可誰不知道這種妻子就是過門生孩子，名義上雖然有丈夫，但事實上，她的丈夫是大房的，一旦有孩子，丈夫就不會再來院子，想起她才會來看她一次，冷冷清清的，日子是要怎麼過，比外室還不如。

就在十幾個女孩裝醜的裝醜，拒絕的拒絕中，蘇大太太發話了，「我瞧著小八倒合適。」

排行第八的姑娘，蘇勝雪，父親行九，是個不學無術的庶子，只會吃喝嫖賭，一旦賭得興起，或者輸得一塌糊塗，就會有幾日不回家，有一次又是幾日不回，後來就沒再回來過。

蘇九奶奶既開心又擔心，開心的是這一回家就打人的丈夫不回來了，但又擔心大太太把他們母女趕出門，畢竟阮姨娘的例子在前，大太太對庶子女從沒有什麼捨不得。

害怕了幾日，自己硬著頭皮去跟蘇大太太說，覺得用不上這麼多人，願意把丫頭婆子都減半，蘇大太太只是笑了笑，蘇九奶奶擔心了幾個月，才終於慢慢放下心來。

後來，姜家來求親，蘇勝雪就被指上去了。

蘇九奶奶各種不願意，妾室好歹同一個院子，能見見丈夫，兼桃之妻一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見丈夫三次，蘇勝雪倒是肯，條件跟當年的蘇六娘一樣。

要姜家給一千兩，要蘇家給母親休書。

同樣的事情又來一遍，兩家都熟門熟路，錢給了，休書給了，蘇九奶奶成了金大娘，跟阮大娘住在對門，一日春晴好日，姜少齊便帶隊來迎娶。

姜家是很重視這門親的，花轎是紅絲彩結的八人大轎，一路敲鑼打鼓也沒停過，幾個婆子沿路發糖果，小孩歡聲不斷，熱鬧得不行。

迎親大隊接到新娘子，蘇家在門口放完鞭炮後，大隊人馬便回頭往姜家走，卻沒想到經過雙喜橋時，吹來一陣怪風，風勢極大，不但把姜少齊吹落馬，還吹落河，蘇勝雪也是連人帶轎翻倒在地，滾出轎子後，跟著幾個吹吹打打的一起被吹入河中。

那河不深，掉下去不過皮肉痛，就連老嫗嫗都能自己脫困，蘇勝雪自然早就爬上來。

雖然不過是個意外，但感覺就是不太吉利，姜少齊推說落水有些受寒，當晚並沒有到她的房間，之後也一直沒有來。

春去，夏至。

夏末，秋來。

她嫁進姜家已經半年，姜少齊就是有辦法各種推託，不是身體不適，就是想起來外頭有事，每次姜老太那邊派人說讓她準備準備，晚一點姜少齊就會派人來說讓她不用準備，蘇勝雪覺得他應該就是迷信吧，迎親當日發生那種事情，的確容易產生不好的聯想，所以姜老太也拿他沒辦法。

而每天早上去姜老太的喜福院盡孝是女人的事情，老爺少爺都不會出現，所以她一直沒見過丈夫。

姜家上上下下的人看她的眼光不是同情，就是嘲笑，身為二奶奶卻得不到一點尊重，說白了是很可憐的，但她自己想得開，同情就同情，嘲笑就嘲笑，大宅深院，這兩種情緒都不會危害到她。

她名義上的婆婆，血緣上的姑姑蘇六娘，原本還擔心她憂慮，後來見她是真的不介意，倒是放心許多，「姜老太人好，大嫂也算寬厚，如果不介意太過清靜，姜家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。」

蘇六娘說得婉轉，但蘇勝雪當然明白，意思是：只要她不介意獨守空閨，姜家有錢，人口單純，日子其實好過著。

姜少齊的嬌妻美妾，瞧她這二奶奶連丈夫的面都沒見過，大抵也都只會笑笑，不會來找她麻煩。

現在姜家還是姜老太掌鑰匙，說真的，姜老太對她們是很好了，吃穿用度跟大房都一樣，而且蘇六娘每天都會去祠堂念祈福經，姜老太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蘇六娘一做十幾年，更覺得這媳婦懂事又乖巧，又見蘇勝雪對於被冷落之事並不吵鬧埋怨，十分滿意，時不時還會賞些吃食過來。

「六姑。」與花院基本上就她們姑姪，沒外人，蘇勝雪習慣喊舊稱，「其實我覺得這樣挺好的，姜少齊來不來無所謂，反正，我也只是想平安度日。」

「怎麼能直接指名道姓呢，就算不來，也是家中大爺，給人聽去多不好。」

蘇六娘過門時，帶著一家陪房，現在七口人，蘇勝雪由於母親當年怕被趕，自願降僕婦，所以她過門時只有兩個貼身丫頭，除此之外，與花院中的其他嬾嬾丫頭，都是姜家的。

蘇六娘知道，這其中一定有人拿著姜老太的賞，有人拿著大太太卓氏的賞，也有人拿著柳氏的賞，姜起的秦姨娘，趙姨娘，姜少齊的青姨娘，恐怕也都多少有收買，即使只是說說話，都要很小心。

「我懂六姑擔心，不過我們現在在亭子裡呢。」蘇勝雪一笑，「綺娘跟如月又是我們各自帶出來的，不用怕。」

蘇六娘見她笑起來如牡丹盛放，又想起姜少齊對她的態度，心生憐惜，「放心吧，大爺能推幾個月，但最遲年夜飯也要一起吃，到時候見了妳的容貌，肯定會回心轉意的。」

「我都說不在意了，其實他不來最好，」蘇勝雪頓了頓，「我煩死了那些事情，好不容易逃出蘇家，不想再來一遍。」

蘇家人口多，祖母又不懂掌家之理，整個家裡亂七八糟，就連嫡子的庶子，庶子的嫡子，何者身分為尊都能吵鬧不休，幾個院子互相陷害不說，就連他們自己的院子也不得安寧。

她爹吃喝嫖賭就算了，有一次被迫債得打得半死後，居然領人上門，想把當時才十歲的她拿去抵債，她娘發現後又哭又喊的，從院子一路拉扯到角門，而她明明看到有婆子去通報，卻沒見祖母派人過來阻止，後來賭場的人拉過她仔細看了容貌，大抵是嫌她年紀太小，放了一馬。

事情就是這麼荒謬，她的親生爹這麼狠，她的嫡祖母這麼冷淡，除了愛她的母親金氏，唯一有良心的居然是賭場收債的。

自那次後，金氏怕得不行，一天十二個時辰都把她帶在身邊，就連睡覺也摟在懷裡，即使如此還是時時驚醒，只有她爹因為欠債失蹤時，母女才能好好睡上一覺。院子裡是這樣，院子外也好不到哪去。

宅子裡有堂兄弟，還有再從兄弟，每個院子都窄得不行，就他們這邊，他爹沒出息，丫頭見到都躲，完全沒有姨娘庶子，院子人少舒適，倒是讓幾房堂嫂跟再從嫂子忿忿不平，幾次提出她們應該直接搬去幾個老姨娘們住的院子，把這邊讓出來才對。

然後由於人多衍生出來的問題就是亂。

宅子裡無時無刻都有誰的親戚，誰的朋友，到底從哪冒出來的，也沒人知道。

有一次，因為守門婆子去茅房，有人誤闖進來，見了她之後一直說想收為平妻，蘇勝雪簡直傻眼，這人到底是誰啊，怎麼進來的。

後來才知道是八伯父的一個朋友，那人居然厚顏無恥求到祖母那邊去了，願給聘金三千兩，也不看看自己都有花白鬍子，而她才十三歲。

祖母沒答應不是因為她有良心，而是蘇勝雪聰明，她讓奶娘去跟幾個碼頭魚婦閒聊，說蘇家要沒落了，庫房已空，打算把孫女兒嫁給張老爺當平妻，好賺取聘金，據說張老爺原本還不太願意，蘇大太太哭求說看在兩家好歹有點交情，請張老爺

娶了，讓江河日下的蘇家能夠緩口氣。

碼頭清點魚貨時人多多啊，一聽八卦，耳朵能多開就多開，才幾天就傳得沸沸揚揚，蘇太太一聽都快氣瘋了，她即使想要那三千兩，但如果婚事成了，不就代表蘇家真的賣女求金？是故雖然心疼那三千兩，也只能拒絕。

蘇勝雪在那種地方活了十六年，真的是很累，所以當知道祖母把她推出來做兼祧之妻時，她是挺高興的。

蘇家每個婆婆都虐媳婦，立規矩那些都算小事，動輒跪祠堂，不給水不給飯，等婆婆想起這件事情，媳婦才能回去，媳婦回去，自然拿姨娘撒氣，而且只會更重，不會輕，看得她害怕，萬一自己將來也遇到惡婆婆該如何是好。

若嫁入姜家，六姑就是婆婆，她肯定不會被虐。

再者，姜家人太少，二房地位又低，沒男人的院子不會有爭產問題，不會有人來為難她們，她只要規規矩矩不犯錯，日子可以過得很悠閒。

最後，那場怪風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。

肯定是老天爺看她過得辛苦，所以送來一陣福風，讓姜少齊以為她命中有沖，可不，在蘇家，她跟母親一夜要醒上幾次，但到了姜家，調適好之後，每天都一覺到天亮。

可是如果姜少齊來了，她就有了「夫君」，得彎腰屈膝，得輕聲細語，得好好伺候，想想都累。

萬一得了寵，那就更累了，柳氏跟青姨娘肯定會開始對付她，清靜的好日子從此不再。

若她是嬌寵長大的貴女，肯定想要一家和樂，兒女笑聲，但她不是，她真是在步步驚險中長大的，總是有人想賣她，月銀一年一年降，每回好不容易存上一點銀子，她或者母親就會有人生病，買個幾次藥，荷包中又什麼都沒了，有記憶以來，就是過得窮困又危險。

她不像其他堂姊妹對成親還有幻想，以為自己能靠著大婚轉運，將來會有好夫婿，好兒女，兒子將來還能科考給她掙誥命……

她覺得人還是要腳踏實地。

真不需要丈夫，也不需要孩子，她只想好好喘口氣——她的親爹不像話，幾個叔伯個個軟弱無用，堂兄弟們更是另類的青出於藍，一個比一個懶散蠢鈍，什麼都幹不了，不是跟母親及祖母要錢，要不然就是逼妻子從嫁妝中拿些東西給他，還冠冕堂皇的說，這叫出嫁從夫。

在蘇家，想賣女兒的可不只蘇勝雪自己的親爹，有個堂伯為了一把宣和老琴，竟把四個女兒各以五十兩賣出，把琴買回來那日，得意洋洋在花園的八角亭彈，自詡風雅有古人之韻，簡直令人噁心。

她的五伯父也是一絕，十分好色，院子裡的未婚丫頭一個一個懷孕，祖母乾脆把他身邊的下人都換成粗使婆子跟小廝，沒想到他居然連粗使婆子跟小廝也照來，那些婆子有的寡居，有的還有丈夫，個個哭天搶地，祖母想出的辦法居然是下涼藥，五伯娘畏懼婆婆，只好聽從命令，每天飯中放一點，沒想到被五伯父發現了，

直接寫了休書，還告官說她毒夫，五伯娘大喊冤枉，說自己是聽從婆婆命令，祖母雙手一攤，我怎麼可能管到這種事情——眾人這才知道，五老爺的院子這樣精彩。

這些，就是蘇家生活的常態。

那些男人總會做出些沒邏輯的事情，但偏偏他們都覺得那又沒什麼，三十四歲的男人跟母親要錢沒什麼，理由是不跟娘要我要跟誰要，二十幾歲的男人跟妻子討金玉好去典當沒什麼，覺得夫妻不該如此計較，賣女兒更無所謂，這樣剛好省嫁妝。

看看，這些都是什麼話。

簡單來說，蘇家二十幾個男人，沒一個有肩膀，個個奇葩，沒有他們做不出來的，只有一般人想不到的。

看多了各種荒唐，蘇勝雪對丈夫還真沒一點想像，不要是最好的，簡直是拖累。姜少齊迷信真是太好了，六姑可以這樣過十幾年，她也可以。

至於子嗣問題，依她先前從六姑那裡聽到的消息，這倒是有點棘手，不過沒關係，頂多就是再來一次，讓柳氏的兒子兼桃，相信為了二房的香火，姜老太和卓氏都不會反對。

寅正過後，姜老太的喜福院中慢慢熱鬧起來。

姜家院子不多，男人才有院子，女人就跟著男人住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主母領隊一塊過來。

蘇勝雪跟著蘇六娘進入大廳時，柳氏已經帶著青姨娘到了，兩歲多的嫡子智哥兒讓奶娘抱著站在後頭，至於四歲的庶女棗姐兒並不跟著嫡母或生母住，故不在列。至於為什麼青姨娘的孩子生在柳氏入門前，原因也很簡單，姜少齊年紀漸長，情竇初開便睡了丫頭，次數多了，自然有了，小商戶沒這麼多規矩，有了就生唄，柳氏入門後才知道有個丫頭已經快要臨盆，氣歸氣，也沒辦法。

孩子落地，健康滿百日，柳氏在婆婆的暗示下提了那丫頭，也就是青姨娘，一樣住在有孕後就開門給她住的二進廂房，柳氏對棗姐兒一點想法都沒有，於是讓青姨娘自己照顧，姜老太聽說曾孫女兒是讓姨娘養，不是很高興，下令讓駱嬪嬪把棗姐兒抱過來喜福院。

棗姐兒跟著姜老太，吃穿用度都是嫡女規格，柳氏雖然不平，可也不敢說話。

蘇勝雪每天看到柳氏，就有一種想嘆息的感覺，書香門第，容姿可人，嫁入人口簡單的好人家當嫡孫媳，但腦子真的很差……

怎麼會蠢到讓青姨娘自己養棗姐兒呢？青姨娘可是大字不識的丫頭出身啊，姜老太會允許自己家的曾孫女讓個下人養大嗎？

姜老太懶得教這孫媳，乾脆自己抱來養，小娃這樣可愛，養著養著那就成了心頭肉，連帶對著青姨娘都和藹了幾分。

柳氏只有一點做得好，那就是她每天早上衝第一個進喜福院盡孝。

蘇勝雪都覺得自己跟六姑夠早了，但柳氏就有辦法比她們更早，這不，不到卯正就起床，但還是比不上柳氏那群從鳳集院出來的人馬。

蘇六娘帶著蘇勝雪進入大廳，兩邊寒暄的時間，丫頭很快奉上熱茶點心。

不一會，大太太卓氏帶著秦姨娘，趙姨娘，庶出的姜寶珠進來，又是一陣行禮如儀——卓氏是挺喜歡蘇六娘這妯娌的，不爭不搶，安安靜靜，連姜老太之前主動要給的洗衣房管事權力都推了，這麼好的妯娌，兆天府大概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，故說起話來倒是真心許多，連帶看蘇勝雪都十分順眼。

別的不講，就說這不吵不鬧的性子，姑姪還真像，換成一般人家的閨女，入門半年沒見過丈夫，大概要吵上天了，蘇勝雪倒好，直說沒關係。

駱嬾嬾見人都到了，便轉入內廳去請姜老太。

待姜老太在僕婦簇擁下進入大廳，所有人都站起來，在老人家笑咪咪的「好好好，都坐，都坐」中，才由大房的卓氏帶頭坐下。

剛好昨天布莊的掌櫃送了新衣服過來，因此廳上女人倒有一半穿上，姜老太看著心裡高興——兒子平庸，只懂守成，但看少齊行事，卻有幾分像公公當年的凌厲手段，家中進銀多，今年秋服的料子都挑得好些，不只媳婦，孫女，孫媳，就連智哥兒跟棗姐兒這兩娃娃都穿得一身錦繡。

姜老太端起描金碗喝了一口茶，心情極好的說：「冬天的衣服可送來了？」

卓氏回答，「回婆婆，大概這幾天就會送來。」

鑰匙雖然是姜老太管著，但權力已經下放，基本上家裡已經由卓氏說了算，只不過錢銀方面得跟姜老太請。

「智哥兒的暖閣可布置好了？」

「已經妥當，我們姜家的嫡長嫡孫，媳婦就算怠慢夫君，也不敢怠慢這小祖宗。」

卓氏打趣道。

姜老太被逗笑了，「妳啊，哎，說不過妳。」

兆天府位在京城以北，冬天本就寒冷，今年初更是可怕，下雪跟用倒的似的，每天早上起來就是一尺高的積雪，立春前幾天，一晚就積了一人高，院子的門都推不開，姜老太太抵是讓今年的雪勢嚇到了，怕凍著孩子，所以早早準備起來。

「二孫媳婦。」

蘇勝雪聽到姜老太喊自己，連忙正襟危坐。

「妳的繡被紅擔當時被吹落河中，祖母有一條蝙蝠桃羊暖被，是少齊去年上北邊跟參農買參時帶回來的，一直沒捨得拿出來蓋，就給妳了，晚點就讓房嬾嬾送去，等天冷了，自己換上。」

「是，謝謝祖母。」

又是補償心態吧，姜老太每隔一陣子就會賞她一兩件好東西，她今天戴的青玉多寶簪跟瑪瑙蓮花墜也是賞的。

很好，很好，好的冬被快要十兩呢，自己去買太肉痛，姜老太給那就實惠得多。真希望姜少齊一輩子不理她，這樣她就可以一直領賞……

然而，事與願違。

她還沒高興完，就看到駱嬷嬷急匆匆進來，大概跑得喘了，聲音沒辦法壓低，廳上的人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「大爺過來了。」

姜老太沒想太多，聽到金孫來了自然開心，「怎麼這樣早？」

駱嬷嬷笑說：「老奴也不清楚，接到口信，便進來說了。」

蘇勝雪心想，噯，終於要見夫君了。

轉頭，見蘇六娘一臉欣慰——六姑總覺得姜少齊若見到自己肯定會回心轉意，還說她這模樣就算進宮選秀都能得寵，真是，她都不好意思跟六姑說，對迷信的人來說，小命比什麼都美。

一陣風就把他嚇成那樣，要是知道她在廳上，只怕要當場變臉走人……噫？這樣也好，姜老太一定會更可憐她，然後又會賞東西下來。

讚讚讚，等姜少齊進來，她就用楚楚可憐的眼神望著他，姜老太肯定心軟。

也不是她想拐姜老太的賞，她就……就窮嘛。

雖然當初姜家給了她一千兩，但光是替母親買宅子就去了三百多兩，母親那邊也要人服侍，與其找外人，不如從府中帶去，如此又去了一百多兩，剩下五百兩左右，她只帶了五十兩進姜家。

她在蘇家被銀子為難了十六年，真希望身邊能多點這種可愛的東西，兆天府太冷，保暖的被子直逼她兩個月的月銀，姜老太賞她被子之前，她都不知道肉痛了多久。

六姑對她雖好，但她的錢銀真的也不多，除了阮大娘，還有個弟弟，這十幾年一直在考試，花費極大，六姑的月銀大抵都往那邊去了……胡思亂想中，外頭已經傳來些微聲音。

很快的，一個青年身影大步而入，只見過祖母，母親，叔娘這三個輩分比他高的人，站在卓氏後頭的秦姨娘，趙姨娘自然趕緊見過大爺，姜寶珠喊了聲大哥，柳氏跟青姨娘眼巴巴看著，但男人沒理她們。

婆子乖覺的奉上茶水。

姜老太一臉慈愛，「怎麼這樣早過來？」

「林老闆有批貨不要了，剛剛讓人來問我接不接，要的話中午就得出發，孫兒這一去得到大寒過後才趕得回來，所以過來跟祖母說一聲。」

「有貨怎麼不要，不會有問題吧？」

姜少齊笑道：「林老闆養外室的事情被林太太知道了，林太太把他打得鼻青臉腫，他不想跟著商隊出門被笑，但若没人去取貨，會失信於當地商家，這才把路子讓給我，他不用出門丟臉，又維持得住信用。」

姜家跟林家多年往來，都知道林太太剽悍，只是沒想到林老闆膽子這樣大。

卓氏光想林老闆被正妻打，就笑得忍不住，「這林老闆也真是的，前兩年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個月也不怕，林太太是鏢局的女兒，皮再厚也禁不起那樣打啊。」

「母親有所不知，林老闆因為去年那批皮貨的問題，跟田家有點不愉快，不愉快

歸不愉快，但田家也不能拿他怎麼辦，誰知道那田四爺居然想出報復的方法，買通個花娘自己贖身奔良人，林老闆居然就上當了，把那年輕花娘養在外頭，這不，田家不能出手打人，但林太太打了林老闆一頓。」

滿廳的人聽到是這原因，都笑出來，只有蘇勝雪低著頭，覺得自己的內心像是有
一萬匹草泥馬奔過。

這姜少齊為什麼長得跟經理大人一模一樣啊？

內心震驚之餘，當然也看到對方的神色變化，雖然只有一瞬，但她很確定自己看到了——他的眉心微微蹙了一下。

然後她就不敢看他了。

不只臉一樣，那聲音，那語調也很像很像，要說有什麼差別，就是這人年輕得多而已。

他也穿了？跟自己一樣從個小貝比長到這麼大？

但不對啊，自己才十六歲而已，姜少齊十八耶。

他們明明是同一天翻的車！

第2章

二世為人，即使出生在蘇家那種阿里不達的地方，蘇勝雪都很淡定，但這回無法淡定了。

她從沒想過「他相遇故知」原來是這麼可怕的事情。

那種奇怪的感覺有點像是以為自己漂流到了無人島，正愉快的大解放，裸奔到一半卻發現另一端有人。

比起有伴的開心，更多的是尷尬。

雖然她調到暴君那邊還不到一年，但她任職的是外商公司，她頂的又是口譯的職位，每月至少跟暴君出差一次，兩人要獨處上好幾天，不出差的日子，上班也是同一部門，真是日日相見，時時相守，她看暴君的時間絕對比看她媽還多，那個挑眉的樣子她太熟悉了，而且感覺都能聽見他那句略帶鼻音的「喔？」

所幸她不是真的十六歲，驚嚇歸驚嚇，但沒失控——那天就是一直微低著頭端坐著，即使心跳一百二，外表看起來依然如常，就連六姑也只以為她是緊張。

是緊張也沒錯，但不是那種緊張。

等早上散局可以回到自己的與花院，她立刻躺在床上讓桐月給她按按嚇得僵直的背部，直到血氣通順，才真覺得活過來了。

接下來的日子也就沒什麼差了，「夫君」跟著商隊上北方去，短時間內不會回來，霜降進入立冬，什麼事情都沒有，姜家的每一天照常運轉，她也依然完美扮演著好孫媳。

姜少齊即使是暴君本人，但那又怎麼樣，難不成他還要糾正她的英國腔嗎？

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明明就是美國留學回來，還要請口譯，哪門子毛病呢，還說之前那口譯是請產假跟育嬰假，想想應該是受不了他這種麻煩人辭職的吧，說真的，被人糾正腔調真的很討厭，英國腔是惹到她了？她就在英國唸書，不然他想怎麼樣？

「挖特」也好，「窩特」也好，人家聽得懂那就是水嘛，這麼有空怎麼不去糾正廠商的發音？嘖。

不過他既然在這世界成了姜家的大爺，妻也有了，妾也有了，兒子女兒通通有了，想必美滿無雙，應該對她這個老同事沒興趣——突然想起來有次他還嫌她臭，讓她滾遠點。

她哪有辦法，她也不知道飯店的洗髮精居然是樟腦丸的味道，而且非常持久，清水都沖不掉，嘖。

吼，真的是一個很……機車的人，只是想起片段回憶，她都忍不住嘖嘖嘖。

有鑑於他對自己這麼的不滿，應該也不會想再接觸了，柳氏雖然腦子空空，但絕對不會跟他頂嘴……話說回來，他以前對女人標準挺高的啊，柳氏還能說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青姨娘是怎麼回事，他都不挑的嗎？

說不定他是因為前世嚴謹，所以再世為人才這麼隨便，設身處地想一下，看上誰，誰都喜孜孜迎過來，好像也挺爽的，而且青姨娘如果不開口，也不算太欠揍……等他大寒過後回到姜家，會到與花院嗎？

感覺上是會的，錯愕歸錯愕，但還是會想問一問，說一說，欸，你怎麼來的，我們那一車是只有我們，還是大家都來了？

當然，因為夫君是他，蘇勝雪就不用擔心哪日要履行夫妻義務——如果相處了一年多，只得到他的「喔」，「哼」，「妳可以滾了」，到這裡也不會差太多的。

而且他現在的身分可是姜家大爺，只要他顧念同鄉的分上，稍微照顧她一咪咪，她的生活質量就可以快速的飛升，畢竟，她可是兆天府中唯一一個知道藍瘦香菇是什麼梗，唯一一個可以跟他唱愛黛兒的人啊。

人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
立冬過後沒幾天，她的錦繡床上換了姜老太給的蝙蝠桃羊暖被，只要不去想這是夫君帶回來的，其實也沒啥。

蝙蝠，桃子，羊隻等吉祥圖案栩栩如生，正面刺繡華美，蓋面則是軟棉，睡覺前嬾嬾會用湯婆子溫過，因此躺得很舒服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，兆天府下了第一場雪。

對蘇勝雪來說，下雪的好處就是姜老太停止了每日盡孝，改成五日一去，於是時間更多了。

日日悠閒，手上也有一點小錢可以買紙筆，所以她開始回想一些自己喜歡的歌，有了歌詞，就能想出曲子，說不定哪天她還能賣這些曲子呢，好歌禁得起考驗，就算到了古代也一樣。

一日，正絞盡腦汁在想「加州旅館」的歌詞，究竟是 **Lovely place**，還是 **Love place**，唱起來音是很像，但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？吼，這種時候她特別懷念谷歌，動動手指就能知道答案……

「二奶奶，廚房送東西過來了。」

如月的聲音把她拉回現實。

廚娘在如月的帶領下，進入她的廂房，捧著烏絲盤，上頭一個陶土鍋，隱隱還冒著熱氣，「老太太今天想吃魚湯，吩咐也給二太太跟二奶奶煮上，二太太的已經送過去了。」

「放著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廚娘知道與花院兩位太太奶奶都沒身家，從不給賞銀，沒吃完的東西丫頭就直接分掉，也不會剩一點給廚房，因此也懶得多說，東西放下便走了。

如月微怒，「這些奴才真欺負人。」

「算了，妳也是傻，跟那種人氣什麼。」比起廚娘，她更介意小土鍋裡到底是什麼魚，放下筆，繞過案頭到了小几旁，「蓋子打開，我瞧瞧。」

如月隔著布巾，掀開蓋子，一陣鮮香雲霧後，蘇勝雪看清楚了，是薑片魚湯，這個好，她喜歡。

「小姐是要現在吃，還是溫在爐子上等晚飯時吃？」

「當然是現在，放著晚上再熱，肯定少了點滋味。」

如月給自家小姐盛上了一碗，「小姐小心，別燙著。」

蘇勝雪拿起瓷羹，吸了吸魚湯香氣，忍不住心想，這才是人過的日子嘛。

在蘇家她雖然是小姐身分，但父親是庶子又愛惹禍，廚房送過來的東西跟出家人吃的也差不多，有一次就兩個菜：炒黑豆，炒黃豆。

她真沒想過廚房能同時端出炒黑豆跟炒黃豆，跟同時端出地瓜以及馬鈴薯的感覺好像，不是一樣的東西，但感覺上就是很類似。

那次以後她才覺得自己認知錯誤，原來她們吃得不是像出家人，是比不上出家人啊，以前她去佛光山吃過一次齋的，三菜一湯，盤子上還有水果。

姜家就真的有魚有肉了，她嫁過來後天天都吃得好，重點是姜老太喜歡六姑，也喜歡她，即使與花院還沒有點菜資格，但好的都送一份過來，那活得跟能點菜也差不多了，河水結凍的時節，鮮魚貴上十倍不止，卓氏跟柳氏肯定沒有鮮魚湯可以吃，哈哈，哈哈——

姜少齊一進屋子，看到的就是她邊吃邊笑的蠢樣。

這次取貨很順利，比預計的還要提早幾天回來，他自然先去喜福院跟姜老太報平安，接著再去漱石院跟卓氏報平安，回自己的書齋梳洗一番後，帶著心腹往與花院來。

不得不說，與花院還真的挺不像樣的。

守門婆子雖然認得他，對他態度也很恭敬，但也沒想過要通報一下，前庭一個人都沒有，即使是下雪，下人也實在太懶散了。

因為整個前庭都沒人，所以當他發現自己可以直接推開房門時，也不是那麼意外了。

繞過山水屏風到內間，就看到她坐在美人榻上拿著湯匙，笑得跟哈士奇一樣傻不

隆咚。

姜少齊清了清嗓子，「嗯哼。」

然後很滿意的看到她滿眼驚恐卻故作鎮定的繼續吃東西。

他看了她一年多，知道她越是假裝沒事內心就越有事，連吃東西的速度都沒變是嗎？此刻內心肯定是一群大象奔馳而過的震撼。

旁邊的丫頭跳了起來，神情激動，「你，你誰啊？！」

怕她下一秒就要衝出去大叫，姜少齊開口，「我是妳家小姐的夫君。」

就見那丫頭像是被點穴一樣，直到自家主子點點頭，張大的嘴巴才慢慢合上，過了一會，看到他在解貂裘，才慌慌張張接過手，「婢，婢子見過姑爺。」

姜少齊早有準備，拿出個荷包賞了，「下去吧，我跟妳家小姐有話要說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還有，門外有兩個小廝是我帶過來的，看到別喊。」

「婢子知道了。」說完便退了出去。

敵不動，我不動。

蘇勝雪的前生累積這種經驗無數，即使已經經過十六年，她依然還記得這種技能——暴君一定會先開口的，反正在裝死這件事上，她從沒輸過。

就在她喝第三碗魚湯時，他開口了，「妳吃太多了。」

看吧，她就知道，自己一定會贏。

他在她對面坐下，仔細審視她的臉，「妳十六歲？」

蘇勝雪被動的點點頭。

「我十八。」

她還是只能點頭，「我知道。」

這種情況好詭異，熟悉又陌生，更多的是不敢置信。

她想，他們兩人都會想知道這些答案，如果她心存疑問了很多年，那他一定也一樣。

姜少齊絲毫沒有浪費時間，開門見山就問：「妳是幾歲過來的？」

「我……我從個小嬰兒開始長大，真要說來，我是被生出來的。」

天啊，暴君一定是被嚇到了，絕對是被嚇到了，他眉毛挑得比以前還要久，雖然只有一咪咪，但畢竟相對了一年多，很好分辨。

哈哈，你也有這天啊！

蘇勝雪苦苦壓抑興奮，「那經理，你也是嗎？」

「我是前年年底。」

「所以你是從別人身體醒來的？而且非常剛好的，跟原本的姜少齊長得十分相像？」

「我們是長得一樣沒錯，不過我不是在他身體裡醒來的。」男人撩起袖子直到手臂上，「看到沒？」

接種疫苗的疤？！

這可不是古代人的手臂上會有的東西，蘇勝雪的腦子飛快整理起來，如果沒有理

解錯誤，應該是這樣的：她的經理在三十歲的時候翻車了，在穿越的過程中，變回十六歲時的模樣，接替了長得一模一樣的人。

他穿來的時間是前年年底，也就是說，智哥兒跟棗姐兒跟他無關。幸好，柳氏的行事跟青姨娘的腦子實在太讓人一言難盡了，如果她昔日品味很高的經理落到這麼不挑的地步，感覺會很欷歔。

青樓那種高貴冷豔的頭牌，或者花船上千金難換一見的船姐兒比較符合他的形象，那種女人不只美，還一個比一個聰明溫柔，他最愛說，女人不美沒關係，但不能笨。

他有資格說這話，想當年，他可是公司未婚女性一致認同的男神啊，走路自帶背景音樂的程度，就是他從電梯走出來，瞬間會聽到交響樂的那種，帥氣到大家都自慚形穢，沒有人跟他告白過，完全是一種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概念。

如果她那個很挑剔的男神突然開始亂吃，她會覺得連回憶都不美好了。

男神應該跟女神在一起啊，怎麼可以跟阿達在一起，還兩個！

唉，蘇勝雪突然想到另一個問題，那原本的姜少齊呢？

那麼大的人總不會憑空消失，而且即使長相再怎麼一樣，終究是不同的人，他要怎麼扮演姜家大爺？

就在她思考要怎麼問比較有禮貌呢時，她偉大的經理好像會讀心術般解答了這個問題。

「我來到這裡之前，有一段半夢半醒的時間，那段時間裡曾經遇過他，我是翻車後的頭破血流，他的樣子也好不到哪去——看到跟自己長得很像，但年紀又差了一段的人，奇特之餘又有種親近感，半夢半醒的時間非常長，長到我們都把自己的人生說了一次……然後我就在醫館醒來了，當時隨行的姜家下人說，是下江南的途中遇賊，已經昏迷了月餘。」

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幸好當時是在江南，就只有幾個下人跟著，即使舉止有些不同，也沒人看得出差異，我見那醫館有兩兄弟還挺伶俐的，便把人買下，調教成左右手，至於姜家倒還好，男孩子十歲就有自己的院子，生父也好，生母也好，看不太出差別，倒是奶娘跟大丫頭比較麻煩一點，要說親近，這幾個才是最親近原主的，但原主都已經十六，大丫頭也都十八九，問她們要繼續待在府中還是出嫁，想好了說一聲，奶娘更簡單了，把她兒子調去城南飯館當二掌櫃，想繼續待在府中還是跟著兒子，還是一樣想好說一聲。」

蘇勝雪忍不住讚嘆，這手段真厲害。

丫頭出嫁，自然，奶娘隨子，也自然，重點是，那些都是她們自己選的，外人看來只會欷歔丫頭奶娘不夠忠心，枉費姜家多年寬厚，沒人會去質疑這根本就是套子。

古代十八九歲已經很大齡，大爺沒要，當然選擇出府，不然待在府中當老姑娘嗎？又不是像她一樣從現代社會穿越，懂得單身的舒服跟好處，大黎朝的女人，即使會嫁不好，也還是想嫁。

看她那幾個堂姊妹就知道，蘇家男人個個沒肩膀，但她們也不怕，還是想成親，

而且不知道哪來的自信，覺得自己一定能嫁得好。

看著年輕版的暴君，感覺真奇特，雖然是同一個人，但十八歲跟三十歲還是差很多的，他看自己也差不多這感覺吧，畢竟，她跟前生也是一模一樣啊，差別在於，跟重新長大一次的自己不同，他是用二十一世紀的身體，在這個時代生活。

話說回來，明明是同日發生意外，穿越時間不一樣就算了，還差到這麼多，從小嬰兒開始長大真的超辛苦的，而且一點尊嚴都沒有……

「真沒道理。」

沒頭沒腦的一句話，他居然聽懂了，「妳人都沒道理的來了，還想要什麼道理？」
呃，好吧，即使略微直接，但也不無道理。

往好的方面想，很辛苦，但也都過去了，而且發現夫君居然是故人，感覺跟抽到大獎也差不多啊。

原本就過得挺不錯的，昔日上司再多照顧一下，她就人生無憂啦，哈！

「如果不想被拉出去遊街，以後看到我要叫『大爺』或者『夫君』，別再喊經理，說話之前記得，隔牆有耳。」

「是。」蘇勝雪從善如流，「大爺！」

姜少齊第一次露出滿意的樣子，「與花院雖然以叔娘為長，但既然妳有二奶奶的身分，還是該打理起來，下人都太懶散了，即使沒有賞銀，也是領有月銀的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該放任下去，若妳因自己是兼祧之妻不好出手，跟我母親說一聲，母親自然會以大太太的名義出手。」

哇喔，厲害。

她是從小生在蘇家，才能自然而然的喊娘，他來這裡不過兩年，怎麼好像活得跟她一樣久，母親叔娘喊得順口，後宅套路也摸得清楚？

但想想他剛才的叮嚀，也是啦，隔牆有耳。

入境隨俗總是不會有錯的，自己是蘇勝雪，這不用懷疑，她已經當了十六年的蘇勝雪，至於暴君，從此以後叫做姜少齊，大爺，或者夫君。

「若是在姜家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書齋，有事情可到那裡找我。」

「是，大爺。」

姜少齊露出孺子可教的表情，「跟我到外間。」

蘇勝雪即使莫名其妙，但前生累積了太多對於上司的條件反射，居然就跟著繞過屏風，到了外間。

姜少齊對著門外喊，「進來。」

就見兩個青年進來，規規矩矩的說：「大爺。」

這兩人基本上只跟著姜少齊在外頭打理飯館，住在書齋後頭，甚少進入院落，府中太太奶奶大部分都沒見過，因此見眼前女子雖梳著婦人髮式，但也無法分辨身分，便只向姜少齊行了禮。

「這兩兄弟便是我前年從醫館買下來的，年紀較長的是盧通，另一個是弟弟盧晏，兩人的妻子也都在府中，晚點我會讓她們過來讓妳見見，有事情想辦又找不到人時，吩咐他們夫妻便是。」

蘇勝雪忍不住握了拳，果然對同鄉人是會比較照顧的，別的不說，他的眼光肯定好，挑出來的人不會有問題。

「這是二房的二奶奶，讓你們做事，不用問我，直接去辦。」

「是，見過二奶奶。」盧家兄弟齊聲道。

蘇勝雪差點跳起來歡呼，真是太好了，即使她還想不出來有什麼事，但有備無患嘛。

六姑的陪房雖然有七口人，但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真的能用的就是大山夫婦，大河夫婦，大河夫婦生的春來跟運來這兩小妞，不太可靠，之前還想自薦去姜少軒院中服侍，丟臉得六姑都想打發她們出去了，她哪敢吩咐她們做事。

至於她的如月跟桐月，勝在忠心，然後就沒了，梳妝打扮，生活瑣事這些沒問題，但真有要緊的，恐怕要砸鍋。

剩下的就是姜府配下來的嬾嬾大娘，她神經再粗，也知道這些人不能用。

現在可好，她有事情可以找他的人，他的眼光絕對沒問題，他一直懂得看人，也懂得收買人心，看盧通跟盧晏都一臉聰明又忠心耿耿，姜少齊大概糖果鞭子一起來，已經把兩人收拾得服服貼貼。

最後夫君大人離去前，留給她幾張銀票，又交代了她一番，這才離開。

不得不說，姜老太把盡孝這種事情改成五日一次，真是太仁慈了。

兆天府的冬天根本就是明天過後的場景，雪花冰花跟人有仇似的撲面而來，有時還會夾雜雨水，真是沒有最冷，只有更冷，若是出門看江面成冰，在冰上飲茶，那還有點興致，但現在忍受風吹雪打卻是為了替姜家盡孝，而且除了姜老太跟卓氏，滿廳女人也不太待見她們姑姪。

只是這是規矩，不管她怎麼想，規矩都是規矩。

哪個老人家不喜歡看到人來院子湊熱鬧，退後一步說，每天早上需要去盡孝的都是媳婦，沒幾個老太太會心疼別人的女兒，最多就是交代孩子別帶過來。

比起來，姜老太就好多了，不只交代以後孩子別帶過來，還多了一句「妳們五天過來一次就行」。

噯，萬歲。

蘇勝雪的冬衣早早發下來，除了各種厚實的衣裳鞋襪，還多了件披風，雙面都是兔毛，當然比不上姜少齊那日披來的肥厚貂裘，但想起蘇家只給夾棉，雙面兔毛已經算相當豪華。

今日是盡孝日，攙緊披風，二房人馬照樣在蘇六娘的帶領下朝喜福院前進。

蘇勝雪憋了一整晚的話，好不容易見到人，馬上問出來，「六姑，大山是不是這兩日要去給阮大娘送銀絲炭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牛婆子昨天傳口信來，說白老闆摔了腿，他媳婦特意上門說，一個女人家送不

來，我娘怕我擔心，存炭用完了也不講，倒是晚上守床的牛婆子凍得睡不著，我這才知道已經幾日沒炭可用。」

兆天府太冷，銀絲炭供不應求，即使只是睡覺的時候燒上一盆，一個月也得花上快三兩銀子，阮大娘也好，金大娘也好，總捨不得買，蘇六娘是讓奶娘傅嬾嬾的兒子買了送去，順道探望母親，她因為才入門不久，所以是跟一間炭行打上契約，讓他們每五日送上十斤過去，原本以為這方法挺好，可沒想到老闆摔了腿，雪深炭重，女人家也的確做不來。

深宅大院，別說她們不好出門，就算是大山這樣的陪房，由於主人家是孀居，也不好常常出去，如果可以一趟解決，那就盡量一趟，她不想落人口實。

「那好，回頭我讓大山去見妳，看要怎麼送，妳再交代他就行。」

蘇勝雪一蹦，摟住蘇六娘的胳膊，「謝謝六姑。」

蘇六娘笑道：「都成親了，還這麼孩子氣。」

「成親」二字，以前她是不太敢在勝雪面前說的，即使這孩子不在意，但一個女人明明有丈夫卻獨守空閨，又算得上什麼好事。

但現在不同，聽說大爺前兩日回家，還特地到了與花院，她覺得是那日大爺去跟姜老太辭行，見到勝雪的容貌之後動了心思，雖然說兼祧之妻比較尷尬，但美貌的女人只要有幾分聰明，要過上好日子不會太難。

姑姪一路說笑，姜老太的住處很快就到了。

一進大廳，柳氏帶著青姨娘跟丫頭婆子，又是已經在裡面。

蘇勝雪真沒看過有誰比柳氏更早，感覺好像三更就埋伏在喜福院門口，大廚房一送早茶進去，她馬上就衝進去佔位置。

卓氏帶著秦姨娘，趙姨娘，姜寶珠，隨後也到了。

姜老太很快出來，又是新一輪的宅內聊天，但最近比較有趣一點，都是繞著過年話題。

大概臘月初開始，就是各種訂購，送禮等等。

基本上都是姜老太跟卓氏在聊，至於蘇勝雪，雖然沒有插嘴的權利，但過年實在是很令人開心的事情，是故也聽得津津有味。

年夜飯上什麼菜，甜點要哪幾種，四果搭配，一直到元宵都不能重複，呵呵，光想就很幸福啊。

而且根據她跟六姑打聽來的，姜老太會給壓歲錢，耶。

「好，那就這樣定了。」姜老太抱著棗姐兒，笑咪咪的說，「二媳婦，兩個孫媳婦，妳們有沒有想到什麼，要跟大媳婦說的？」

蘇六娘很快開口，「媳婦魯鈍，不能給婆婆還有大嫂分憂，尤其大嫂，年頭到年尾，忙裡忙外，真是辛苦了。」

卓氏連忙說：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麼好客氣的，弟妹若是把我當外人，我才要生氣。」

姜老太看多了妯娌吵鬧，見這兩人十分和睦，滿臉開心，「好好好，大媳婦能幹，就多勞些，家和萬事興，看妳們相親相愛，老太婆就高興。」

「婆婆言重了，不過一點採買小事，哪算得上辛苦。」卓氏才不怕辛苦，採買權柄握在手上，都不知道多舒服，寧願忙死也不想有人來幫忙，這蘇六娘這麼多年都不爭不搶，太識相了。

「對了婆婆，趙姨娘有事想請示。」

見姜老太點頭，趙姨娘往前一跪，「稟老太太，我父親寫信來說，三哥的兒子拿到了京生資格，打算明年上京考試，但從北居府沒辦法一口氣趕到京城，想在兆天府住兩個月，好過過水土，等夏天過後再南下，婢妾想問問您，能不能在年後出去幾日，替姪子找清靜的院子。」

雖說是找院子，但也包含了打掃跟布置，還要找一兩個下人來服飾，沒半個月忙不來。

偶而出去一天，卓氏能說了算，要連續出去半個月，得姜老太點頭才行。

姜姜老太想了想，趙家數代書香，祖上還出過兩個進士，只不過這兩代過得不太好，將來難說。

雖然是下人的親戚，但京生這身分不是想要就有的，若是趙家能出個進士，對姜家也算好事，即使這次考不上也無所謂，就當結個善緣。

於是她點頭了，「既然是京生，也不好怠慢了，家裡客院空著，就請趙京生來家裡住著吧，大媳婦，這事情就交給妳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，不用問我，趙姨娘，起來吧。」

趙姨娘大喜，磕了一個頭，「謝老太太，謝大太太。」

磕完頭後，這才爬起回到卓氏後面站著，神色十分高興——果然就像父親說的，即使姨娘是下人，但拿出京生的身分，姜老太肯定會請姪子入府。

姜家的客院清靜，外頭的地方哪能比。

「好了，過年大小事情就這樣定下，都回去休息吧，我啊，要陪我們棗姐兒玩，不跟妳們說話了。」姜老太說完，抱起棗姐兒，直接就往內室去。

卓氏連忙上來拉住蘇六娘，「弟妹勻些時間給我。」她的字太醜，自從看到蘇六娘抄寫的經書，便年年央她來房中幫忙寫紙條跟禮單。

「昨日練琴，有幾處不明白，正想請大嫂指點。」蘇六娘照例把卓氏的面子作足，「勝雪自己回去吧，午飯不用等我。」

眾人又行禮如儀一番之後，這才陸續走出大廳。

蘇勝雪忍不住打了個哆嗦，攏攏披風，有銀絲炭的大廳跟刮著風的庭院實在差太多了，「桐月，我們走快點。」

丫頭的披風可沒主人家的那樣保暖，桐月已經凍得說不出話，只能點頭。

誰知才走過喜福院的垂花門，青姨娘卻突然從旁邊冒出來，嚇了主僕倆好大一跳，定了神後，这才發現青姨娘只是打頭陣的，柳氏在後面，僕婦們則隔著幾步之遙站在後頭。

蘇勝雪忍笑，這什麼蠢陣仗？

依然是敵不動，我不動，反正在裝沒事這件事情上，沒有人可以贏她，沒人！

大概是風太大，柳氏一下破功，發出一個嗯哼的聲音，青姨娘就像接到指令一樣，

開口道：「大奶奶讓我來問妳，那日大爺去到與花院，都說了什麼？」

柳氏吸吸鼻子，難掩委屈，大爺回來三天了，都還沒去過鳳集院，而書齋是男人的地方，女人要是敢擅自過去，可不是跪祠堂可以了結的，可是，與花院的守門婆子說，大爺回家第一天就去了，還在廂房待了好久。

蘇勝雪就不爽了，首先，她是奶奶，青姨娘是個下人，沒有「我」跟「妳」，而是「婢子」跟「二奶奶」。

這些並不是小事，如果她在這點上退讓，平靜的好日子就到頭了，因為大家都會聽說二奶奶很沒用，而會想來測試她有多沒用。

六姑看似溫和平淡，但可沒哪個僕婦敢在她面前自稱「我」，就連洗衣房那幾個刁鑽母雞，也是乖乖的自稱「老奴」。

被踩了都不還手，那不是無爭，那是沒用。

「桐月，給我打她。」

桐月在蘇家，那是連劈柴挑水都得做，打人那有什麼問題，她力氣大得很，上前一步三兩下就把青姨娘揍倒在地。

柳氏跟青姨娘沒想到她說打就打，等反應過來，桐月也已經完成任務，青姨娘躺在雪地裡，眼冒金星，事情發生得太快，竟沒有人去扶她。

柳氏身邊的大丫頭嚷道：「二奶奶也太不講理了，說打就打！」

「妳現在是在惡人先告狀嗎？還是也想讓我的丫頭打一頓？」蘇勝雪步步逼近柳氏，「我跟我婆婆的性子是很像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但前提是，妳得跟妳婆婆性子一樣才行。」卓氏可是很懂人情世故，不會輕易鬧事，跟大家的關係一直不錯。

柳氏看她這樣，有點害怕，後退了幾步，卻因為雪太深，一下跌入雪堆裡，看著蘇勝雪還站得好好的，怕她伸腳踩下，連忙道：「妹，妹妹，有話好說……」

「妹妹？現在是把我當妾室嗎，我是大紅花轎入門的正房太太，跟妳是妯娌，不是姊妹，妳應該喊我弟妹，就像我應該喊妳大嫂一樣。」蘇勝雪蹲了下來，「大爺是我拜過堂的丈夫，我跟夫君在房中說什麼話，不需要向妳報告，懂嗎？」

說完，她站起身子，「桐月，走。」

「小姐，那不是回我們與花院的路。」

「我們不回與花院，來去漱石院找大太太，我這大嫂腦子有問題，嘴巴也有問題，我怕她去漱石院那邊胡言亂語，亂了兩房和氣，所以先去說一聲，我讓人打了青姨娘，因為她對我不敬，我也嚇了大嫂，因為她喊我妹妹，把我當姨娘。」

聞言，柳氏臉色一下難看起來，婆婆已經無數次警告她，老太爺留給二房的那份錢產不少，她不想讓庶子甚至旁枝拿去，大爺給二房留子嗣那是勢在必行，讓自己別搗亂。

柳氏在丫頭的幫忙下勉強爬起，想去攔人，卻沒想到那一主一僕腳程很快，已經走了好一段路，追不上了。